



在綠色戰場上

會煒 楊嘉著

劇情介紹

这里包括两个独幕话剧。“歧途”的故事发生在1957年秋天的广东农村。县委合作部副部长王志明的家，原是大劳大苦的，土改后便上升为上中农。合作化一来，这户人家虽然参加了合作社，但不久，二弟便分家单干；父亲最近也闹着要退社了；三弟思想右倾，不敢与父亲作坚决斗争；母亲象岗顶草，毫无主见；一股资本主义狂潮正侵袭着这个家庭。

王志明在省里学习完畢回家摸清情况以后，他抓住了三弟爱人秀兰，因为父亲闹退社不肯嫁过来的时机，激发了她对三弟采取强硬态度，使三弟起来与父亲坚决斗争；他也抓住母亲为三弟婚事着急的机会，联合她一道去说服父亲；并且，他还在父亲面前，彻底地揭露了二弟单干“优越性”的秘密；与此同时，父亲与人合伙的粮食投机买卖，也宣告失败。父亲在这种形势下，最后不得不打消退社的念头，走合作化道路。

“在绿色战场上”写的是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故事。黄志鸿是一个没有考上学校的初中毕业生。他本是出身农民家庭，但现在却不愿回到农村去生产，而要到广州去补习或找工作。于是他为了向母亲辞行和索取旅费回到了家里，这时正好碰上家乡开展着热火朝天的抗旱斗争。工作吸引了他，群众的劳动热情感染了他，他不自觉地投入了抗旱斗争，想出了解决水的办法，因而受到大家的重视。再加上当地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家人的劝告、鼓励，他终于改变了原意，决心留在农村参加生产。

目 錄

歧途.....	會 煒 (2)
已不在綠色戰場上.....	楊 嘉 (32)

歧 途

會 偉

時間 一九五七年秋。

地點 广东农村。

人物 王福生——五十余岁，新上中农。

福生妻——五十岁。

王志明——三十岁，县委合作部副部长，福生长子。

王志荣——廿八岁，单干户，福生次子。

王志光——廿四岁，生产队副队长，福生幼子。

李秀兰——廿一岁，生产组长，志光未婚妻。

王有财——四十余岁，老上中农。

布景 福生家。这是土改分来的一间建筑得很牢固的大厅。正中有一门，通大路；左有一通道，通厨房、内室。从厅内安放的农具、粮食、家具，可看到这是个富裕家庭。但牆角的破爛农具、棉襖等物还在，显出这家人过去的貧苦的痕迹。現在，桌上、椅上放有新紅被、枕头等物，一望可知这家人正在忙办喜事。

啓幕 正是黄昏时分，晚霞从正門斜射进来。場内空无一人。

片刻，外面傳來志荣与別人的談話声：

声——哎唷，志荣今晚又請客啦！

志荣——什么請客！这是家常便飯。

声——口气可不小呀！

志荣——哼，一天不喝三餐茶，晚上不喝点燒酒怎么能下飯！

不騙你，这是單干的“优越性”！

志荣左手拿着一瓶燒酒，右手挽着一只燒鴨大搖大擺上。

志荣 媽媽，媽媽。

母 (上) 什么事？(看見燒酒燒鴨) 唔，又大吃大喝啦！

志荣 噯，賺得來不妨多花一點。

母 (笑) 也該留條後路呀！再說，你錢多也可幫補媽媽，你看，(指新棉被、枕頭) 後天你三弟就要娶秀蘭過來了，你不買點什麼給他們！

志荣 這是小意思。你要我買什麼？或者，你替我辦吧，要多少錢？

母 (笑) 由你心出吧！

志荣 沒問題，等一會叫蝦仔媽送過來——對了，媽，我想跟你商量——

母 什麼？

志荣 嘻嘻，我想跟你借一百塊錢。

母 什麼？借錢？你不是說賺了——

志荣 噯，媽，你聽我說，我有的是錢！不過，剛剛在墟上碰上一樁好買賣，明天一轉手就有雙開利錢。明天准還給你，明天，一定的。

母 “明天”，“一定的”，我已聽你說過幾次了；你哪一回還給我的？

志荣 哎嘻嘻，媽，怎麼你跟我算起老賬來啦？我不是早告訴你了，這錢不是花去，也不是虧去，是再投資，再做大生意嘛！媽，難道你不想兒子過好日子嗎？我們一家大小生活好過，你老人家也心安吧！好了，不要多說了，先拿一百塊給我。

母 不，不行，後天秀蘭就過門，要錢用。

志荣 这个沒有矛盾嘛，只要今晚周轉一下，明天，明天准还。
难道我不知道你等錢用！

母 （心軟）唉，这些錢，都是你大哥寄回来的，將來他知道了，准会罵我。

志荣 噯，大哥还在省里学习，他回来时我已經修起大屋了。
媽，不要多說了，还是——

母 那我最多給你一半——五十。

志荣 好，好……五十就五十吧。

〔母进內取款，志荣得意洋洋地踱着。〕

〔有財与福生边說边上。〕

有財 二叔，你不能再拖了——机不可失。（發現志荣）哦，你也在。唔，燒酒燒鴨，真是过社会主义生活了。二叔，你的老二就是典——典型，我不說你也明白了。

福生 志荣，你来干什么？

志荣 沒，沒什么。（見母上，連忙跑上前擋住視線，手急眼快把母手上的錢拿去）

福生 鬼鬼祟祟干什么？

志荣 沒，沒什么。是，是大哥来信，媽媽叫我写回信。我走了。

（匆匆下）

〔母关照一会，下。〕

有財 （拿出一張紙）二叔，把名字签上去吧！

福生 怎么，还要签名的？

有財 当然啦！入社的时候我們遞过申請書，退社的时候也要写申請書。

福生 这……

有財 还考虑什么，我們已經屛干塘水你捉魚了。

福生 这是什么意思？

有財 对，我还没有跟你說呢！昨天晚上，我們退社的已商量定：誓死退社，同进同退。現在，我們一切都已經办好了，只等你签个名。

福生 唉，这个……

有財 不要这个那个了。我也明白，你也明白，現在参加了合作社，跟这些連牛毛也沒有一条的穷鬼關在一起，有你做，沒你吃，真是生蛤拖死蛤，何必呢！二叔，跟我准沒錯，我跑过那么多碼頭，別的不說，發財总有路。

福生 这个我倒相信。

有財 那不就得了。（發現新棉被、枕头）哦，对了，后天就要娶秀蘭过門了，这是件大事情呀！恐怕照例要来十桌八桌，做个“九碗头”吧！

福生 是呀，这年头，誰不曉得我們过好日子的！再說，秀蘭这孩子也頂好的，不多花点錢，真对不起她。

有財 所以你跟我走准沒錯。

福生 我也这样想……

有財 那不就得了，还想什么？

福生 不，我就怕志明回来……

有財 这有什么关系，儿子管不了老子。

福生 他是个县委。

有財 哈哈，这有什么，現在不是也有干部搞自發的！他們外表裝得很好，發財，誰不想！签吧！

（福生沉思一会把名字签上。）

有財 好。我們一起去吧！

福生 現在？

有財 現在。打鐵趁熱嘛！

（有財拖福生下。

（片刻，志明兴致勃勃上。

志明 媽媽，媽媽。

母 （上）誰？哎，你怎么——

志明 （爽朗地）我回來了。（上前拉着媽媽）我是趕回來吃三弟喜酒的。

母 （高興地）真合時。

志明 是呀，你叫我回來，我就趕回來了，媽媽的話怎敢不服從！

母 （笑）胡扯，你什麼時候聽過媽媽的話！

志明 （笑）現在我不是回來了？

母 那才算是我的好兒子。對了，你的行李？

志明 在——對了，就放在外面。

母 你一個人回來？

志明 是呀！孩子要上學，大嫂忙，不能請假，她請你老人家多喝兩杯。

母 盡是說好話。

志明 一點不假。

母 （關照一會外面）……

志明 看什麼？

母 你真沒有帶人回來？

志明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。

母 唔，奇怪！

志明 为什么？

母 (笑) 没什么。以前呀，来这里的李部長，身边总有个通訊員的，难道你就不是部長？

志明 現在我也是通訊員，一身兼兩职。

母 嘻嘻……唔，讓我算算……你去省里也一年多了。

志明 一年两个月，又十二天，对嗎？

母 对，時間可長呀！

志明 不，時間太短了。在省里學習時好象眨眼就过去的。

母 (定睛打量着兒子) 唔……

志明 看什么？是不是胖了？

母 有一点？

志明 也老了，胡子也多起来了。

母 (笑) 你尽是胡扯。(从头看到脚)

志明 还有什么不同？

母 (搖頭) 太寒酸啦。

志明 怎么？

母 以前，有兩個干部回来，都是穿戴得蛮漂亮的，新手表，新皮鞋，衣服光光亮亮，我还以为他們是什么縣長，省長，后来一打听，咳，原来是个通訊員。

志明 (笑) 哎，媽，你真厉害，批評起我們干部的缺点来了。

母 可你，你象个什么部長！寒酸透了。

志明 媽，我才是真材实料。我們也發現，有些同志回来是打腫了臉充胖子——戴上新手表，穿上新皮鞋，裝模作

样，其实是借来的。

母 哦！原来这样。

志明 对，一点不假。媽，我代表干部接受你的批評，回去坚决改正。

母 跟我打起官腔来了？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

志明 不忙。我們再聊一会。

母 要赶快加米。对，杀一只鷄——（下）

志明 不，媽。（来回踱着）唔，变了，变了，好了瘡疤忘了痛。

（秀蘭匆匆上。）

秀蘭 志光，志光。

志明 誰？哦，秀蘭。

秀蘭 哦，是你！我以为——

志明 你以为我是你的志光？不，我是志光的大哥。你看什么，不認識了？

秀蘭 怎么不認識，我想不到——

志明 想不到我会这时候回来，对嗎？

秀蘭 对。

志明 你过来，我看看。（秀蘭走过来）唔，長高了，頂漂亮。

秀蘭 （轉过臉）你說別的不好嗎？

志明 对，我这个大哥太，太調皮了，是嗎？（秀蘭点头）好，不开玩笑，秀——不，三嫂。

秀蘭 你尽是說笑話。我現在还不——

志明 对，你現在还不是我的三嫂，过兩天——

秀蘭 不，不，也許……

志明 你說什么？

秀蘭 (嚴重地) 我來是找志光說清楚, 我們不能……

志明 不能什麼?

秀蘭 不能結婚。

志明 奇怪, 你是開玩笑的?

秀蘭 一點也不。

志明 為什麼?

秀蘭 我們之間的思想有矛盾。

志明 可以統一。

秀蘭 不, 沒辦法。

志明 那就嚴重了。什麼原因? 你說清楚。

秀蘭 很簡單, 他爸爸鬧退社。

志明 那是爸爸的事。

秀蘭 不, 我嫁過來就成了單干戶, 我不愿, 我沒臉見人。

志明 那為什麼不叫志光說服爸爸?

秀蘭 說服不了。他是个怕死鬼, 爸爸罵他兩句就不敢爭辯。

志明 所以你不愛他了。

秀蘭 不, 我還是愛他的。後來, 我叫他跟爸爸分家, 我們還是參加合作社。

志明 結果怎樣?

秀蘭 爸爸罵了他, 再不敢哼聲了。

志明 哦, 原來問題那麼複雜。

秀蘭 我早就警告過他了, 我說, 你爸爸退社我就不跟你結婚, 結果, 我說的話白費。

志明 他沒辦法說服爸爸, 是嗎?

秀蘭 是的。

志明 所以你就決定不結婚。

秀蘭 是的。

志明 那問題就嚴重了。

秀蘭 是的，問題嚴重極了。

志明 那現在怎麼辦？

秀蘭 我也沒辦法。

志明 問題是後天就結婚，必須在這兩天解決。

秀蘭 是的，真令人着急。

志明 我也替你着急呀！

秀蘭 那你就替我想想吧！

志明 剛回來，不了解情況。

秀蘭 你總比我辦法多。大哥，你想想吧！

志明 那我就想想吧！（沉思片刻）對了，你是真心愛他的？

秀蘭 我已經發過誓了，除了他不嫁別人。

志明 他呢？

秀蘭 也是這樣。

志明 那麼，你們——

秀蘭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結婚的。

志明 （大聲 ）那不就行了。

秀蘭 （訴苦 ）可是他不能說服爸爸。

志明 他能，完全可以說服爸爸的。

秀蘭 為什麼？

志明 只要你態度強硬，強硬，再強硬，堅決表示爸爸退社就不結婚，（笑）哼！他的腰板就會直起來。

秀蘭 可是，我真不願傷他的心。

志明 是呀，問題就在这里了。他就抓住你的辮子，看你不坚决，所以就迁就爸爸。

秀蘭（醒悟）那么說，如果我强硬到底，他就会对爸爸强硬到底？

志明 是嘛！难道你还摸不清他的心？你想，如果摆在他面前只有兩条路：跟你結婚，还是跟爸爸走？他会选择哪一条？

秀蘭 当然会跟我結婚。

志明 那不就行了。

秀蘭（笑）大哥，你真好，替我想了个好办法。

志明 还得要你实行。

秀蘭 我一定听你的指示。县委同志，我要采取强硬态度。

志明（笑）对，（小声）只要你抓紧志光，他一硬，我就有办法，帮你們一臂之力。

秀蘭 真的？

志明 难道我是專門扯謊的？（相視而笑）我这回赶回来就是为了——对，就是为了吃你們的喜酒，这喜酒非吃成不行。（忽發現門角堆着一件东西）哦！（趋前，拾起一件破爛不堪的棉襖。）

秀蘭 干什么？这是他們用来給狗垫着睡覺的。

志明（严肃地）別开玩笑。

秀蘭 我不开玩笑，这是——

志明 这是我的棉襖。

秀蘭 大哥，你真会开玩笑。

志明（不悅，后訂了秀蘭一眼，复笑，但却严肃地）秀蘭，你不明白，

这不开玩笑。你忘了，我們在解放前过的是什麼日子？

秀蘭（难过）我知道，你們很穷。

志明 还到处求乞过，这破棉襖已用了三代了。（回想过去，几乎滴下泪。）

秀蘭（哭）大哥，請別見怪，我說錯話了。

志明 不，我怎么会怪你呢。（复笑）唉！（注視四周，指着破爛东西）你看，这是爛綁，爛緞，过去我們就靠它吃飯。哦，棉胎还在。秀蘭，你看看，还有爛得象猪网油的棉胎呢！唉！真是好了瘡疤忘了痛！（复笑）哦，对了，我还帶回来一些过去用过的东西，准备改天和家里的破破爛爛一起开个展覽会，讓大家看看我們解放前的生活。

秀蘭 先拿給我看。

志明 不，我的行李放在乡府。

秀蘭 怎么你的行李放在乡府？剛才你不是說直接回家的？为什么要繞过乡府？

志明（發覺失言）小声点。

秀蘭（天真地）我明白了，你昨天到了乡府？（志明点头）你对我們村的情况一定摸透了。

志明 多少知道一点。

秀蘭 唔，不要騙我，說实話，你这回返家恐怕不是为了喝我們的喜酒，是来工作，是吗？

志明（笑）不，不，我是專誠回来参加你們結婚礼的！

秀蘭 我不信。

志明 我也不能强迫你相信。

（此刻，志光在外叫：媽媽，媽媽。）

志明 他回来了，你要鎮靜。

秀蘭 (呼吸緊張) 是，我一定鎮靜。不过，不知怎的，大哥，我的心在跳。

志明 为了你，为了他，为了我們一家，为了合作化，你必須——

秀蘭 我懂。

志光 (上) 媽媽——恩，秀蘭，正好，我剛才到处找你。

秀蘭 (冷淡地) 干什么？

志光 干什么？当然是我們的事了。

秀蘭 唔。

志光 (指着新棉被) 你看，媽媽已經替我們准备好了，你看合适嗎？

秀蘭 (不看) 唔。

志光 奇怪，为什么不高兴？不舒服嗎？

秀蘭 很好。

志光 跟誰吵架了？

秀蘭 沒有。

志光 那一定是發熱了。

秀蘭 發冷。

志明 哈哈……

志光 (發現) 大哥，你回来啦，(跳过去) 回来很久了？

志明 很久了。

志光 怎么我看不見你？

志明 你的眼睛哪里看得到我，她——

志光 別开玩笑。恩，大哥，这回你回来真合时呀！

志明 是呀，很合时——我是赶来吃你們的喜酒的。

志光 (笑) 嘻嘻，那……你也希望我有这一天吧！

志明 当然。不过，这回可能讓我失望了。

志光 为什么？

志明 你問她……

志光 秀蘭，干什么？……

秀蘭 我早对你說了，你爸單干，我就不嫁过来。

志光 我也早听你說过了。

秀蘭 这回是坚决的，看你要我还是要你爸爸了。

志光 嗯，你听我說——

秀蘭 不听。

志光 难道我連發言权也沒有？

秀蘭 我要你的是行动。

志光 你——

秀蘭 我就是这样。一句話：共青团員不能走單干。我走。(匆匆下)

志光 (追上去) 秀蘭……

志明 志光。

志光 (停步，痛苦) 唉！大哥，你叫我怎么办？

志明 我不了解情况。

志光 唉，大哥，这兩年我們家变了，二哥單干，整天在外做买卖，爸爸也跟有財混在一起，今天还申請退社哩！

志明 哦，都在歧途上了，錯啦！这就难怪秀蘭了，她是个共青团支部書記，嫁給一家單干戶，确实令她难受的。

志光 这个我也明白。

志明 明白不等于解决问题。

志光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志明 怎么？怎么没有办法？

志光 不，我说是暂时，暂时没有办法。

志明 我不明白，你说清楚。

志光 很简单嘛，爸近来瞎了眼睛，被钱迷住了。

志明 你就同情他。

志光 不，我是跟他斗争过的。

志明 结果是失败了。

志光 不，暂时失败。他三句两句就骂过来——

志明 所以你就鸣金收兵了，对吗？

志光 也可以这样说。不，这是等待觉悟，我们不能粗暴呀！

志明 哦，你这套道理很新鲜，有意思，我从没有听过的，好呀，说清楚。

志光 就是这样，只有等待觉悟。

志明 就是这样，同情落后。

志光 你是说……

志明 我是说：思想右倾。

志光 哎唷，好大的帽子呀！

志明 完全合适。（笑）哈哈，我倒想向团中央来个建议：共青团员先要服从家长决定。

志光 （痛苦）大哥，别说了，我难受。

志明 活该。刚才你向我汇报了爸爸和二哥走上歧途的情况，很好，可你却偷工减料了。

志光 什么？